

大国工匠 当代鲁班

——记劳模舅舅陈君浩

■马邦城

他是一位从瑞安中学走出的著名校友，享有“大国工匠”“当代鲁班”的美誉。1961年，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，此后数十年间，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，曾任浙江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，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1979年和1982年，他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。1988年，由他主持组织施工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，让浙江省首度捧回了全国建筑优质工程的最高奖项——鲁班奖。

他，就是一直让我引以为豪的劳模舅舅——陈君浩。

直面苦难 投身建筑

陈君浩（1937—2018），平阳鸣山人。父亲陈昌东，又名叔堂，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，辛亥革命后曾当选选民代表，与乡贤刘绍宽、黄梅僧、马翔中等人一道参与过平阳光复活动；母亲尤冠英，是万全名绅尤星兰的长女，平阳高等女子小学的首届毕业生。

舅舅是个“遗腹子”。外公在他出生前便撒手人寰，家道由此中落。他来到世上，没享过一天福，倒吃了不少苦。多亏家父当时在瑞安中学任教，从政府那里为他和外婆开具了“军属证明书”——小姨陈春婉改名陈军，1949年参加了解放军，这才将孤儿寡母从鸣山乡下接到瑞安我家安居，并把几近失学的舅舅送进了瑞中，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。

那时，我家住在九个湾（从小沙巷通往邮电北路的一条小巷）。至今，我童年的记忆里还存留着关于舅舅的两个镜头：一是他让我“打马头”（瑞安方言，即骑脖子），一路骑到瑞安中学。我因为害怕，使劲揪他的耳朵。后来外婆说我，舅舅那双有点畸形的耳朵，就是被我抓坏的。

二是他带我去县幼儿园参加入学考试。主考的钱爱兰园长问我：“兔子前脚长还是后脚长？”我高声答道：“前脚长！”惹得众人哄堂大笑。回来的路上，舅舅告诉我，按民间传说，动物里头狐的前腿特别短，走路得趴在狼身上，并给我讲了“狼狐为奸”的故事。这个成语，从此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舅舅格外珍惜进瑞中继续读书的机会。他学习自觉，刻苦用功，虽然家庭成分不好，政治条件差，但他从不怨天尤人，硬是凭着自己的加倍努力，考取了浙江大学。因为成绩优秀，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浙江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工作。

多年以来，他一直辗转在浙西山区搞基建。建筑工人居无定所，哪里艰苦哪里安家。舅舅先是在常山建农药厂，后来又转到衢州建化工厂。那些年，他在基层建筑队当施工员，堪称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典范。无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，还是大雪纷飞的寒冬，他整天泡在工地上，与工人们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一双粗粝如砂的手掌，除了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还依稀透出些读书人的痕迹外，言行举止已与普通工人毫无二致。他早已深深融入了那个劳动者的群体，成了他们中的一员。

1974年，我借出差广州之便，中途绕道衢州去看舅舅。那时他已升任施工队的技术队长，工程建设中遇到了一道技术难关。他打听到开化县监狱里关着一名国民党军官，恰好精通此项技术，便请示上级领导，获准后正准备驱车前去探问。舅舅见我来了，却腾不出空来相陪，有些过意不去，干脆让我也随车同往。结果那一趟，我们在大山深处的监狱里耗了大半天，总算找到了那个人。

舅舅这番“探监”之举，确实有点“胆大妄为”。那时正值“文革”时期，天天讲阶级斗争，万一被什么人抓住把柄，扣一顶“通敌”的帽子，岂不危险？更何况外甥远道而来做客，却被他领进了监狱，这也



太不吉利了。难怪舅妈说他，为了工程建设什么都不管不顾，简直是个“拼命三郎”。不过，舅舅从开化归来后，那道技术难关果真被攻克了。听说那位国民党军官工程师，也因为提供了关键技术、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后来被减刑提前释放。

劳模舅舅 当代鲁班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尤其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，舅舅终于扬眉吐气，积蓄多年的才干如春潮般奔涌而出。他不仅从技术员晋升为工程师，还被提拔为工区主任，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。1978年，他被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授予“对工程质量有贡献的科技人员”称号；1979年，更是相继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。

那天，我在瑞安看到1979年9月29日的《浙江日报》，上面刊载了浙江省七位全国劳模的先进事迹，舅舅陈君浩的大名赫然在列。报纸以《新时代英雄赞》为题，不仅登了他的照片，旁边还配了一首诗。那诗是这样写的——

从浙西山区，到东海之滨——
新楼、新厂，嵌进你坚实的脚步。
你负责施工的每一项工程，
都闪烁着你不苟的精神。

高一分标准，为四化多一份贡献，
少一分误差，给后代多一份欣慰。
施工方案，融进多少个不眠之夜——
你把工程质量，看作重于自己的生命。

谁不记得：你忍着疾病的折磨，
现场献计，请领导、群众会审定；
谁会忘记：你冒着凛冽的风雪，
高空历险，摸清混凝土保温的实情……

人们都说：你胸中有一盏明灯，
照耀着你建设者的征程；
让每一项工程都频频喜报，
让四化的宏伟大厦早日建成。

1981年12月22日，我再次在《浙江日报》上读到舅舅的先进事迹报道：“省二建工程师陈君浩，在参加浙江炼油厂三十万吨合成氨建设工程中，先后提出合理化建议十三条，推广先进经验二十一项，共为国家节省基建资金十五万元。他学习刻苦，肯动脑筋，善于钻研，不仅在节约原材料和资金上打主意，还在提高工效、缩短工期上动脑筋，取得增产、节约双丰收，为‘四化’建设做出了贡献……”

1982年，舅舅又被国家经委、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基建劳动模范。消息传来，全家都为他高兴。父亲更是激动地对我说：“你舅舅真是不容易啊！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劳模，恐怕整个浙江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。”

1988年，时任省二建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舅舅，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

刻。由他主持组织施工的国家重点大型工业建设项目——镇海石化厂大化肥工程，不仅被评为浙江省城乡建设优质工程，还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其中的尿素装置区工程，一举摘得全国建筑优质工程的最高奖项——鲁班奖。据悉，那是浙江省第一次获此殊荣。

劳碌一生 精神永存

舅舅当了省建公司领导，依然不改深入基层、亲历亲为的作风。有一次去工地检查，不慎失足，跌进一个十多米深的地坑。随行的人都吓坏了，结果动用了吊车，才把他从深坑里吊上来，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医生后来告诉我，幸亏坑底全是烂泥巴，缓冲了一下，否则就不是伤筋动骨那么简单了，恐怕连性命都会难保。舅舅却一脸坦然，说大难不死，看来老天爷还想让他再多干几年。

他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心里时时刻刻牵挂的，永远是工作、工地、工程质量。腿脚还没好利索，就一瘸一拐地跑去上班了。他虽然获得了那么多耀眼的荣誉，但为人低调，从不张扬，总是把荣誉看作是鞭策，倾尽全力、一丝不苟地抓好每一项工程，好像那才是他天经地义的本分。

1996年，瑞安中学欣逢百年校庆。作为著名校友，母校向他发出了邀请，父亲也专门去信，盼他回瑞安一聚。他虽回信说一定争取来，可那时，他已被外交部抽调，被任命为香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机场专家组组长，直接参与香港新机场工程的中英谈判。人在香港，分身乏术，终究还是没能如期赴约，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。

1998年，我和爱人曾专程去宁波镇海看望舅舅。那天，他在百忙中特地抽空，和舅妈一起陪我们逛了镇海，还拍了好些照片。当晚，我俩就住在镇海建筑新村舅舅的宿舍里。他告诉我，现在建筑行业僧多粥少，市场竞争激烈，他不得不经常出差，亲自去参加招投标，等将来退休了，便能好好清静几天。我知道舅舅身不由己，估计他又要公出，第二天便早早告辞了。

其实，舅舅退休后也始终没能清闲下来。家里依然堆满了图纸，公司碰到难题，还是习惯派人登门讨教。他自己对省二建也有一份割舍不下的深情，能帮一把的总要帮一把。地方上更是把他当成了宝，那些社会兼职，推也推不掉……

劳模舅舅，劳碌一生。2018年，舅舅遽然辞世，终于得以长眠安息了。舅舅走后，我早想写一篇悼念文章，却迟迟未能动笔。今年恰逢瑞安中学一百三十周年华诞，谨将此文献上，以表追思怀念之情。



扫一扫，看电子版

嘉庆道光时 瑞安有位布衣举人

■宋维远

清朝嘉庆、道光年间，瑞安县城有一位青年学子，诗文显于全城，23岁便考中举人。比吴敬梓笔下《儒林外史》中范进中举年龄要年轻得多，可二人命运境遇却是天差地别：范进中举之后，旁人争相登门送礼，接连考中进士，一路升迁做到山东学道；而这位瑞安举人终生布衣，屏居陋巷，最后因双目失明、脚上长疽而死，成为瑞安晚清封建社会末期另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。

他在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中举的那年秋天回到三港（今高楼）祠堂谒祠祭祖。应族人请，为瑞安曹村曹氏三港支系撰写《世系图》（族谱）序言，既为近两年后曹氏“进士村”牌坊题名埋下伏笔，也把自己定格在瑞安曹村曹氏族人学子中的最后一位举人位置上。此人便是瑞安名儒孙衣言的时文老师——曹应枢。

“邑之为时文者，皆从先生游”

时文，明清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章。本节小标题，取自曹应枢时文弟子孙衣言对他的评价。孙衣言在《曹先生墓表》中有两段文字，分别记述曹应枢指导瑞安参加科举考试学子（大致相当今中、高考学生）的作文课堂实况和与他一起做诗、论诗的“诗友”名单。前者刻画形象鲜活，后者借诗友水准佐证曹应枢诗学造诣，颇具说服力。文中有言：“邑之为时文者，皆从先生游……文章、议论皆能得于古。而邑之人颖从先生学时文，先生亦乐于俯仰。新进少年挟所业来门下，无虑数百人。先生出片言，标举利病，人人意满。又善谈论，有所品第，声价森忽之上下。予读书城中，时见先生日走，童奴持小筒传送诸少年，所过诸少年几案间，往往积纸盈寸，字缪结若蛇蚓，皆先生手书与诸少年言文字也。”

曹应枢青少年时便深谙时文写作诀窍，尤其是他手里握着“23岁中举”的硬牌子，门下生徒百余人。他还专门雇童子替自己收集学生疑难问题的纸条，分发自己对学生提问的答复，学生们人人满意，竹筒内师生的问、答纸条竟有一寸多高，足见曹应枢当时确是一位深孚众望的名师。

另一段评述写道：“益肆力为诗，喜李太白、韩退之数家之言，瑰伟奇诡，变怪百出，至其造于自然，往往不殚人力，而若有神会理解。我瑞乾嘉以来能诗者，推我家敬轩（孙希旦）编修及我舅项雁湖（霖）先生，而先生尤恢博。先生以不应进士举，足不出乡里，故鲜有知者。独青田端木舍人子彝（国瑚）、泰顺贡士仲常（董祥）及雁湖先生、几山教谕（项傅霖）兄弟，深爱之。数君者，先生师友也。”

孙衣言直接点评曹应枢诗作“瑰伟奇诡，变怪百出，造于自然，神会理解”，并指出其诗风深受李白、韩愈影响。如《陶山寺遇雨》结句“陶公高隐处，烟水古今情”；《北湖探梅》结句“鹤梦倘归来，夜度清溪月”；《飞霞洞卧树》结句“吾亦支离叟，相看意若何”；《游雁山歌为项雁湖作》结句“何当径上灵岩莲花之绝境，俯摩天柱凌嵯峨”，确实不同于当时某些只会模仿别人眼泪，消极悲啼的套话，而有属于自身的情志心声。

晚年落魄 屏居陋巷

孙衣言《曹先生墓表》称：“予始亦以

时文见先生，是时先生年尚强，气甚盛，日与诸生往来谈艺。后子游京师八年而归，谒先生，先生蓬头童（秃）然发半白矣。及再自年师归，则先生已病。目不能见客。强与余一出，相对惘然，问所往来弟子，已寂无及门者。嗟乎！先生以绝异之才，能有所表于世。徒俯伏间巷以奋发为诗，即其诗亦未能大见于世。然以余所见，虽并时诸巨公盛名者，实无以过。而邑之人，不足以知之，其相与夸异推尚者，特先生之浅也。然自先生盛时，俯仰十余年间，肤学浮佻，簧鼓私臆，妄倡群和，视先生若朽朽弃物。先生亦嘿嘿无言。屏居陋巷，老病且死。盖我邑之人，无师而悦学于益甚！”

这段文字，描述曹应枢晚年虽患目、脚之病，仍奋发写诗，而过去跟他学时文的人早已绝迹，浅薄浮躁之辈将曹应枢视作迂腐老朽，弃之不顾，孙衣言对“我邑之人”不肯求师努力学习的风气表示沉重的惋惜。但在200来年后的当今后辈看来，这或许与曹应枢的时文，少年时着力赶“时髦”，十多年后来不及“与时俱进”而失去魅力的原因有关吧！曹应枢23岁中举后，“即绝有名，既而连应会试不第，最后一赴大挑（礼部为数次落第举人举办的考试，及格后可选派县令、县教谕等官职）亦无所不得”，这段经历在孙衣言《曹先生墓表》中亦有记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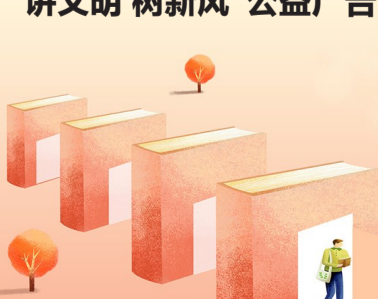
为祖籍200年后牌坊题词 预留伏笔

曹应枢在《三港曹氏世系图序》中记述曹氏源流：“我十一世祖讳霭公，诞生中叶，自闽长溪（今福建省霞浦县）徙徙许峰，厥后子姓繁衍，遂聚族而居焉。公与弟讳雪、讳昌裔三公，生平乐善好施，为人正直……赵宋时，乡之人神之……庙赐三王之号。此‘孚泽’（三港曹氏宗祠孚泽庙）之建，有由来也。数传而后，有思厚公讳绎者，建凤冈书塾，岁延名儒以教育其乡族，自是英才辈出，登进士甲科（指正奏名甲、乙科殿试及第）者二十九人，武进士者六人，特奏名（多次参加省试落第、年满一定岁数，皇帝特赐出身）进士者二十一人，太学生（太学上舍释褐、校内直通出身）三十八人，武学进士（武学上舍释褐、学校直通出身）五人，乡贡进士（礼部试未及第的举人）九人，贡贡进士（勋臣、权贵、宗室子弟入国子监肄业赴省试未登第者）三十五人，漕贡进士（由转运司主持解试中式、应省试未登第者）十六人，承荫出身（继承先辈遗荫做官）者四十七人，庆典（逢朝廷节日庆典由朝廷授官）出官者四人，军功出官者六人，进纳（向朝廷进献一定财物得官）出官者十人，特恩（皇帝特别恩赐）出官者四人，为官路者（由官学贡举荐赴考的士子）七人，秉铎者（执掌文教官员）十一人……”

上世纪末，曹村立起“进士村”的牌坊，正是因曹村历代涌现的进士数量众多。早在两百年前，曹村人的祖先曹应枢就为后人梳理、留存下曹氏历代科考功名的详实数据，足见曹应枢对后辈期望之殷切！

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
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
瑞安融媒体中心
瑞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